通志堂經解

日-12
1411
209

門 口 12
歸
卷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卷第二

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敘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

書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
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
于河以至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
不能絶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
山過九江以至敷淺原是江不能絶也皆
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
以下至敷淺源皆隨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
入于海者也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二山
皆在雍以岍見之也言導嶓冢而不言導
岷山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也九州之

山獨記雍梁荆揚豫冀而不及青徐兗三
州者蓋三州皆在東河之東與四列不相
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兗無山此三州之水
惟河則或不必隨山以爲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
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
說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書之
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
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於決懷襄之
水而爲言也何取於山之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

尾不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
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
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川是先大而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
而後導川又先小而後大何也蓋治水
之法由下而上故其言先大而後小也
此則總論水之形勢脉絡由上而下故
其言先小而後大也或曰自導岍以至
敷淺原皆以山爲言不言水也予以爲
水獨何歟曰畎澮之水不勝其記故禹

即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紵
禹甸之託山以表田也今圖岍岐等山
及諸水以觀之則凡畎澮距川自可意
見若夫條列之說地脉之說決懷襄之
說遂風土之說皆無足取也

逾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張氏曰北條荊山首自岍岐東絶西河而北
雖河不能隔斷也

呂氏曰人逾非山逾

非山逾亦非人逾禹所記之言然耳蓋在河之西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彼等山非導岐荆既畢而後始涉河以導壺口也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是治水越河而西經文明甚學者將信經文乎將從臆說乎

壺口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至于太嶽

孔氏曰雷首山在冀州太嶽上黨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晉志曰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案隋開皇十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併蒲坂入河東）壺口在汾之北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嶽又在壺口之東北也以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計之又遠條列首尾之說其可從乎經凡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壺口南則雷首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嶽也學者因余說而復經文始知余之不妄

厎柱（在今陝州陝縣河冰中屹立若柱然）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至于王屋（在今孟州王屋縣）

孔氏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厎柱山大唐正觀中大宗巡幸命魏證勒銘見存（本朝熙寧六年省陝石縣通志堂

爲鎮入陝

班氏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濩音烏號切案唐志天元年更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案通典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又云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垣與王屋山則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也垣今復隸絳州即垣曲是王屋隸孟州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厎柱王屋而後析城今乃記析城於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厎柱之東北太行在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北自西北以及東南亦所記之法然耳非可以山之首尾求也太行當連王屋爲句孔氏以屬常山誤

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太行在今懷州河內縣常山在今定州曲陽縣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傳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

鄭氏云潞即濁漳汾涑桑氏云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蔣谷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聞喜今隸解州解故城在河中桑泉唐天寶改桑泉爲臨晉在壺口雷首太嶽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太行恒衞滹沱瀉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班氏曰東大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又曰太行山在墜王縣西北案山陽故城在修武縣西北熙寧六年省修武爲鎮入武陟縣西北王開皇十六年改名河內漢曰河內隋志云河內武陟今俱隸懷州當二縣有其山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此與冀州恒衞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

表裏也不惟此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一事體而互發明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與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亦一體而互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當自識經文之妙入于海言恒山碣石四旁之水皆以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在今洮州臨潭朱圉在今秦州伏羌城傍鳥鼠在今熙州渭源堡傍近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班氏曰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案唐志洮州臨潭縣有西傾山通典云山在臨潭西南吐谷渾之界）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唐志隋志冀城縣注云後周曰冀城隋志云秦州伏羌縣本冀城武德二年更名通邽縣有朱圉山通典云伏羌秦漢冀縣又云上邽山俗名曰白嚴山九域志云建隆二年置伏羌寨熙寧三年以寨爲城古跡云古上邽縣本邽戎邑知上邽經唐末五代廢之矣）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通典云渭源縣漢首陽縣也後魏改之唐志云渭源鳥鼠山一名青雀山考云唐末渭州臨吐蕃燬於涇五代職方考云渭州而縣廢則今渭非古矣今涼置渭源堡當熙州有渭源縣之地）至于太華（在今華陰縣）

孔氏曰相首尾而東

唐孔氏曰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班氏曰太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耳（在今商州工洛）外方（在今西京登封）桐柏（在今唐州桐柏）至于陪尾（在今安州安陸）

孔氏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涇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班氏曰洛水出洪農上雒縣冢領山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伊水所出（經云導洛自熊耳如固所紀洛水非）

出熊耳乎余謂冢即熊耳一山連延同此一名後世又從而別爲冢領之號耳通典曰虢州盧氏有熊耳山商州上洛有冢領山熊耳山今二縣俱隸二州二州正連境又通典記上洛之山既曰有冢領又曰有熊耳是一山連延古同一名無疑矣洛則出今之所謂冢領

古文以潁川宅嵩高縣嵩山爲外方山 顏氏曰宅古崇字通嵩陽縣武大后改爲嵩封有中嶽嵩高山也大唐永徽中置嵩登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隋志云淮安也開皇初郡廢史名縣曰桐柏有桐柏山以隋志考之桐柏漢平氏縣地也今復隸淮安即唐州

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 通典云安州安陸有古陪尾山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即雍州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即豫州伊洛瀍澗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之凡畎澮之水或入于河渭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也學者知此味其肯徒章句乎

導嶓冢 在今秦州界 **至于荆山** 在今襄州南漳縣 **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

唐孔氏曰荆州以荆山爲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班氏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 案晉改西縣爲始昌不知始昌通志堂

後廢於何時通典秦州上邽縣注云有漢西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縣西南有嵫冢山今上邽已廢九域志古跡云有古上邽縣當在天水縣界

南郡臨沮縣東北

通典云襄陽南障縣漢臨沮也有荊山又云漢臨沮故城在江南漳本臨沮隋志曰西魏初置重陽縣後周置沮州尋廢改重陽曰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是臨沮自西魏方更置不一

南條荊山在

內方

在今荊門軍長林縣至于大別陽軍界在今漢

孔氏曰內方大別在荊州漢所經

班氏曰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

內方山

後漢周迴百餘里

志引荊州記曰山高三十丈竟陵晉改曰景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縣有九觀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

大別山在六安安豐縣西

南

安豐今隸壽州

唐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

鄭杜之說即據班氏所志而唐孔氏以爲地理志無大別此檢閱不詳之失也

左傳云吳既與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

此梁荊導漢之役也內方在荊門則大

別居漢上當是漢陽界山也故李氏詩說曰漢水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

岷山 在今茂州汶山縣 之陽至于衡山 在今潭州衡山縣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

班氏曰嶓冢在蜀郡湔氏道縣西徼外江水所出 瀹子田切考晉志已無此縣當是漢末以來廢之矣唐志茂州汶山縣有岷山通典亦曰禹導江發跡於此

東南 通典曰潭州衡山縣漢湘南縣也又曰衡州湘潭縣有衡山今湘潭亦隸潭州衡山縣有南嶽衡山祠

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在今江州德安縣蒲塘驛前

孔氏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爲

班氏曰傅易山在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爲敷淺原 傅讀曰敷尋陽縣有驛前有敷淺原通典傅陽山在敷淺原西數十里有傅陽山據傅易山爲敷淺原者蓋連延數十里止是一山古今殊號遠近異稱云耳歷陵晉屬鄱陽郡後不知廢於何時尋陽今爲德化縣德安二縣之地當是五代時改析

此梁荆揚導江之役也禹之導山惟言雍冀梁豫荆揚而不及青徐兗三州惟

冀特言入海而揚止於敷淺原何也蓋
青徐兗揚四州與冀之碣石等處地皆
濱海者也碣石入海既北於冀見之故
南於此四州不言也文省而事該此最
作經之妙後世史官及之乎
導弱水（來自雍州西北徼外）至于合黎（在今化外甘州）餘波入于
流沙（在今化外甘州）
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
入流沙
唐孔氏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
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

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
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
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
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
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
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
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流水不出于
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
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
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
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

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崐崘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顏氏鄭氏皆以合黎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山名

蘇氏曰合黎山即條支嬀水是也

程氏曰弱水最爲究求之力然余觀程氏所論弱水之文而熟復之弱水黑水取禹貢導水之文而言所導之處蓋其由來甚遠言導而不言所導不能沿流以窮其源也弱水用雖禹亦不

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得其餘波
入于流沙流沙遂亦不復究其爲何如也然
流沙之地大抵居雍州之極西弱水流
逕雍界而西入流沙不見其他折也故
知弱水之西流而與他川迥異云耳禹
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
能用意於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生於
數千載之下居數萬里之外而顧執諸
家異同之言以遐想而臆決之殆所謂
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氏所言地着頗
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流沙所在

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北徼外不知其
所從出實地也合黎當以爲山名猶滮
水至于大別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
當是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
典所載故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來自雍州西徼之外至于三危在今沙州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
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
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
爲郡郡内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

其祠不知水之
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
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
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
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流
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
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至雟
道（隸戎州）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録
至于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年代久遠遂
致湮涸無以詳焉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

東南
程氏曰黑水即葉榆澤是也
黑水亦出外戎經雍州極境過三危越
河南渡經梁州西界而入南海此經文
可推者也說者必欲言黑水所自出惑
矣夫禹不言而後世欲言之宜其說之
不同而徒爲紛紛然也程公駁酈道
元等諸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在今黎雅西南）葉榆澤爲黑水之正又以滇池縣（在今）
澤傍近有黑水祠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

元等敘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叢泠縣（在今化外州）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案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

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既久祠或移之他地遥設而望祀是蓋亦臆度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着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即今化外宕州）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余恐學者慕名而輕信昧多聞闕疑之理故諄諄若此焉耳非好辯也

導河積石（在今化外鄯州龍支縣界）至于龍門（在今同州韓城縣）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王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

崐崘里數遠近未詳

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崐崘崐崘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崐崘者乎故言九州之山川尚書近之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今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隋開皇十八年置即漢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崐崘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

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崐崘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大磧石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案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既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待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西平郡今化外鄯州也水經所謂葱嶺北積石佑所謂大磧石是也自灘道元已疑其非禹貢積石宜在蒲昌海下今考班杜所說一云在河關一云在

云在龍支龍支漢允吾縣地屬金城河關亦屬金城班氏所言二縣雖不同積石當跨二縣界有之矣二縣在湟昌海東正與鄜道元之說相合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準的班氏西域傳所言宜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崐崘山宜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崐崘即所出水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繆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河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雖衆多不相

統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崐崘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案書云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又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西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崐崘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

河謂從蒲昌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
又班生所詳也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
有龍門山（龍門縣今隸河中府）即禹所鑿三秦記云
魚鼈上之即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又慈州
文城縣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慈州今廢其吉鄉縣
以隸隰州文城省爲鎮入吉鄉河至今隰州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河中府龍
門縣汾水合河之上爲出龍門口然則吉
鄉龍門二縣所謂龍門者是在河之西者
也兩岸俱有其山則西所謂龍門與東孟
門相對之處是
在韓城以北）
程氏曰道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
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嚮知荒遠在所當略

也
案雍州崐崘之戎浮積石則謂河出崐
崘山宜亦不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
不爲無所據矣然禹不言河源惟記積
石耳今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不
言也若夫自積石至於龍門計應三千
餘里禹記河之所逕所以疏闊若此者
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
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程氏荒遠之
說非
南至于華陰

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程氏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
始折而東從
東至于厎柱
孔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
然
程氏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爲東流不待至厎
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厎柱者自改東
以後惟厎柱爲可記也
河自南行至華陰東行至厎柱
則東字連華陰而言不必曰自改東以
徙移也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
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惟輒並
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眞歟山靜物也
且因河徙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
嚮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地所爲無的
之因也
至于大伾今衛州黎陽縣黎山是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唐孔氏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岳李巡曰山
再重曰英一重曰岳傳云再成曰伾與爾
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修武

武德之界（修武今懷州武陟縣修武鎮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武德今懷州河内縣武德鎮是其地熙寧六年省入）張揖云成皐縣山也今孟州汜水縣是漢謂之成皐縣（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岳乎瓚言當然（黎陽今隸衛州）

杜氏曰衛州黎陽縣有大岳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檀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皐山是大伾山謬也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

遠以爲汲郡修郡修武縣吳澤也即修武
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
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
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
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
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
故也

程氏曰大陸之說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
在鉅鹿縣未問其去古河絶遠且其地理
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故歷代言
地理者皆疑非是爲此之故益傍東北展

轉求之故隋氏以趙之昭慶縣爲大陸唐氏先天中割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爲此之名而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那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頴達所謂廣平爲陸故綿延千里而皆可稱謂有是也今古絶遠隋唐之名二縣以爲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姑雜信疑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

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可以傅會其通多矣

余考地理次第降水在冀之東北入河而深在冀之正西指深之大陸爲經之所指亦與過降之文未合夫既謂之大陸則不必專以爲澤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緜延千里皆謂之大陸也此所指當是瀛州以東之地而經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則瀛以西至深趙相之間皆是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道河在今滄州之東北其

地已淪於海

孔氏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

唐孔氏曰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

酈氏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

水入海非無理也

程氏曰王橫之言以當時所親見而破萬世沒王橫之言信而

傳聞之世之言禹貢者失焉臣於是用其說求諸古知其精確可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頓丘地今東郡縣無寧六年省因以爲名則今濮州之濮陽縣是也其地自樂陵縣入海渤海之濱今滄州南一百二十五里是河漢已

前河入海故道不在漢所指之地矣遷固親着周漢河徙見之其記禹貢道河語輒自忘之乃曰九河入海于勃海蒔蘞從而證之曰禹貢河乃在碣石元光河徙始注渤海禹時不注也然則欲知漢河禹河入海之實從碣石求之則可見矣九河歷世滋久借曰通塞徙移不可主執而碣石者通一山冢趾皆石無有徙移摧折之理也漢河既不並碣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與碣石俱淪於海王橫之言其已信矣

禹於導山以碣石入海爲記所以著其爲海畔山也於冀州貢道以夾右碣石入河爲記所以見河口入海正附碣石旁也一時之紀述萬世得藉以知河道之的其諸以爲聖人記事之法歟

嶓冢導漾（發源氏道東逕嶓冢山）

葉氏曰漢源出嶓故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源出岷山胎簪山至桐柏而大渭出南谷山至鳥鼠而大洛出冢嶺山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爲人害者治之而非其源故言道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

穴導洛自熊耳

漾江之來甚遠地且高而源微未能爲害禹正不必極其源也故止於岷嶓導之淮渭洛之源近而爲雍豫等州害者非特下流而已故禹治之必極其源葉氏之說反之矣不然則禹究心於甚遠而略於近顧與導弱導黑導河異其功用何邪

東流爲漢（至今階州利縣界東流）

班氏曰養水至武都爲漢（案通典武川治將利縣漢武帝置武都郡又案唐志景福元年更名階州則今階州特利蓋武都縣也通典云漢中郡金牛縣有嶓冢山西導漾至此爲漢亦後世因漢上流所經之山名曰嶓冢山非秦州嶓冢也漾水既東即曰漢水非必至金牛而後爲漢水也此即祖安國至漢中東行爲漢之說耳唐志與元府西縣注云武德三年析利州之縣谷置金牛寶曆元年省金牛入西縣今復隸興元府在府西一百里）

又東爲滄浪之水（在今均州武當縣）

孔氏曰別流在荆州

唐孔氏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劉氏曰南都賦注云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爲滄浪之水

酈氏曰武當（今隸均州）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

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
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
荆山東南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
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可以濯我足余案禹貢言導漾水東流
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
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有滄浪通
稱耳纏絡鄢鄀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
歌之不違水地考案洲傳宜以尚書爲正
耳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爲隍廓

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
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爲滄
浪之水也

過三澨在鄀州長壽縣界

孔氏曰三澨水名入漢
桑氏曰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池之
南在邔縣之北邔音其已反此縣晉猶存後不知廢於何時其地在枝江南枝江今爲縣之鎮松滋在府爲江陵府松滋西南八十里
酈氏曰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
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

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案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勾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蓬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濟及邊地也今南陽（今隸澄州）淯陽（淯水之陽南陽有漢淯陽縣故城在）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

縣界（漢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五代晉改竟陵爲景陵今隸安州）經云邔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亦不能辨其所在

顏氏曰三澨水在江夏景陵

林氏曰三澨水名也水經則以爲在江陵邔縣之北顏師古則以爲在江夏竟陵未知孰是

枝江之地非漢所經三澨不當在其境

鄭氏等謂在竟陵是矣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江漢合於鄂州之西）

孔氏曰觸山迴南入江

林氏曰漢水既東流爲滄浪之水矣於是過
三澨水所入之處又於是觸大別山以與
江合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孔氏曰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程氏曰江漢蠡相會處爲彭蠡澤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
故中北過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
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所由有澤之因故
歸之於漾而爲之言曰東匯澤爲彭蠡而
於江亦曰會于匯耳其實彭蠡一澤三江

之水爲之也說者未有發明此義余故輒
及之
岷山導江 發源羊膊嶺下東逕汎岷山
鄮氏曰岷山即濆山而水曰濆水也又謂之
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
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
漫小大百數猶未足濫觴東南下百餘里
至白馬嶺方歷天彭闕亦謂之爲天谷也
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
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
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

源濫觴者也

岷山在氐道天彭關亦在氐道而天彭關以上江水至微則禹於岷山導江其山當在天彭關之東也

東別爲沱

孔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

唐孔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當在溪澧之境

孔氏曰澧水名

唐孔氏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

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言之

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

顏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

酈氏曰澧水在荆州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

漢孔氏云澧水名酈氏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爲江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顏師古謂澧在荆州蘇氏亦謂澧水在荆州歷觀諸儒所說則以澧爲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今長河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爲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爲澧水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烏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爲陵名有合於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爲山名苟以合黎爲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溢其餘波於流沙乎此又不能無疑也余案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其非水明矣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

于海

孔氏曰江分爲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

唐孔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陳氏曰九江即荆州九江孔殷是也東陵在荆州所以得名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皆江之故道非別有九江之水江水既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東陵古荆州地今隸鄂州

西域志云太平興國二年析鄂州永興置永興軍三年改興國治永興縣

蘇氏曰迤迤邐邐也

林氏曰迤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一水皆目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迤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蓋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匯澤爲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東迤爲一句而以北字屬於下謂北會于

匯故其說以謂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鄭氏又以東迆者爲南江夫既以迆爲溢而又以東溢爲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爲二江鄭氏以東迆爲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尤不與經合漢江二水既合於彭蠡然後由彭蠡分出爲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爲中江入于海而上文言導漢東爲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

也

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經於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迆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匯者著其同爲彭蠡澤也經之文明潔如此何得不信而猶惑於孔鄭之鑿說乎

導沇水出今孟州屋縣王屋山東流爲濟在今孟州濟源縣入于河在今孟州温縣

孔氏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温西北平地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内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温西

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内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所出在温之西北一十餘里温是古之舊縣故計温言之

杜氏曰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曰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曰沇水自王屋山頂崖下澄渟水所出又曰沇水自王屋山頂崖下澄渟不流至濟源縣西二里平地潛源重發名濟水東流經温縣入河

案隋志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曰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不知何時析置長平耳今王屋隸孟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

餘里

曾氏曰止者爲濼流者爲濼流止者爲沇流流者爲濟自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則曰濼曰沇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濼流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濼與沇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

張氏曰沇濟一也發源爲沇既流爲濟且濼水東流爲漢江水東別爲沱濼水流爲漢濼水既爲漢則濼水之名熄矣故爲漢之後不

復名爲濛流水流爲濟流水既爲濟則流之名熄矣故爲濟之後不復名爲流至江水東別爲沱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案地志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峯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一源東流周回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三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爲濟水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

溢爲滎

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

唐孔氏曰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得而知也

班氏曰軹出滎陽北地中

杜氏曰溢爲滎在鄭州滎澤縣案隋志開皇四年置廣武縣仁壽元年改置之今案九域志滎陽在鄭州西六十里滎澤當是析古滎名滎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如孟說敖倉又在滎陽之西北則是滎澤在敖倉東南

許氏曰濟入河伏流南出

蘇氏曰濟水既入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爲濟乎

鄭氏曰導漢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於此而已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經

文亦止於此而已河南有水亦名爲濟河北之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爲滎以上當有導某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

林氏曰滎陽以東本無濟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其流浸大使皆決於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濫之患禹於是自河決之以爲滎澤而東出於陶丘北以入于海是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爲滎也河洛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爲治水而作故其所載者如此

程氏曰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而散漫自恣者今也積石以東收泛水而入之河既已多矣其在豫也伊洛瀍澗悉以水會河既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

東出于陶丘北（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孔氏曰陶丘丘再成

班氏曰禹貢陶丘在濟陰郡定陶西南陶丘亭

郭氏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杜氏曰漢濟陰郡城今曹州濟陰縣是也亦漢定陶縣也故定陶城在東北（案九域志太平興國三年以濟陰定陶鎮置廣濟軍熙寧四年廢軍以定陶縣隸州在州東北三十七）

程氏曰濟入于河而對溢爲滎以東出于陶丘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而記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

又東至于菏 在曹州定陶界

孔氏曰菏澤之水

班氏曰菏澤在定陶東

杜氏曰菏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城東北九十里 今濟陰東北之地既析爲定陶縣則菏澤在定陶界也

程氏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爲菏山菏水西自考城來屬 考城今隸東京而考城者於汴京爲東於濟陰爲西而濟之正源考實一逕考城亦可以見菏水之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爲五丈溝而五丈溝者即近世命爲五丈河而開寶中改命以爲廣濟河者其是也太平興國中割定陶一鎮爲軍而名廣濟則又因水以爲之名此正菏水首末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孔氏曰北折而東

班氏曰沇水東至琅槐入海

酈氏曰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濟

琅槐東北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案琅槐屬千乘郡後漢郡國志已無此縣是光武并省博昌唐隸青州所）

導沇辨

弱黑二水來自雍州塞外至遠而不可窮故禹言導而不言其所自起至於沇水源出中國且去帝都不遠而禹之所書顧與弱黑同例何也酈杜二子皆有沇水潛行之說意者禹疑其水之異而略於記歟曰非也甚遠者不能書甚近者不必書而沇源近在帝都之南所以不書也聖經書法之妙大抵如此

滎澤辨

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爲滎也禹安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誤林少穎則以爲禹又以爲水會於河既多河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比諸公爲勝夫河自積石而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

歷華陰而東行則又有伊洛等水會之
河之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
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
流寬徐益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沇水自
北而南勢銳而流捷衡河橫度固當時
所有之事也今時水潦驟集山流橫突
溪澗其勢狀尚可辨視況於濟之衡河
南出滎口浩博禹何待於區區味辨色
別而後知邪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河
水之混而大槩則濟耳若其天時有變
河流蕩激之際滎口欲其純受濟水
不能也此可以理而推不必過爲之惑
林氏謂分殺水勢者謂沇入河而河溢
故禹決滎瀆以殺之而滎實非濟也然
禹記兗州疆境指濟爲東南所據禹豈
因亂名實如是乎許氏伏流之說謂其
源之或潛而意之耳鄭氏簡編脫誤之
說求其說不得而姑爲之說耳凡此皆
學者所當明辨毋容其汨亂經文亦庶
乎爲羽翼六經之一端也

杜氏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溜不復截河南
過今東平郓州濟南齊州淄川淄州北海青州界中

有水流入于海謂之青河實菏澤汶水合
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 葬未濟圖 見後漢郡國志 閻停

程氏曰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
鄭氏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爲
滎澤酈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滎澤在
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氏
之於東漢酈道元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
可以知滎本無源因溢以爲源河口有徙
移則滎之受河者隨亦枯竭然杜祐以葬
未濟不截河而南於是凡濟水下流悉
不錄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南
濟北濟陽濟陰皆矣不詳考其說宜謂
滎澤既塞則不復在濟矣此其說不審之
甚者也以理推之滎既塞矣自滎至海地
亘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脉蓋數州之水
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豈獨菏
汶哉

導淮自桐柏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
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

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

東會于泗沂

唐孔氏曰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東入于海 在楚州北入海

班氏曰淮水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 淮陵晉猶存不知後於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思

導渭自鳥鼠同穴

孔氏曰渭水出於首陽南谷而禹之導渭惟鳥鼠同穴而始故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林氏曰渭水出鳥鼠山者有所謂出鳥鼠同穴者二者皆以渭水名之然禹言自鳥鼠而南谷者 記則南谷者渭者耳桑酈之說得之傳聞多據而林氏援之以斷經顧不思禹導漾江不言自爲其源之遠也而渭比漾江之源爲如何哉下比淮洛

同一書法禹之意可知矣

唐孔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大吾反其鼠爲鼵徒忽反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尾短鵌似鷄而小知刮切鷄鴈名冠雉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其實也

張氏曰此禹自其源而導之也余詢曾官隴西者曰鳥鼠各有雌雄是張氏之說爲然也鳥鼠同穴天下無此理也而渭水所出

此異焉是天下之事不可以耳目所止而決其有無也造化之理何所不有雀化爲蛤鳩化爲鷹此豈可臆說哉

程氏曰經於鳥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導山曰西傾朱圉鳥鼠其後敘渭又言鳥鼠同穴蓋有先單言鳥鼠者再而合言鳥鼠同穴者一耳占三從二則鳥鼠同穴已見其非一山矣考之水經桑欽止曰渭出鳥鼠山無同穴之文也地說曰鳥鼠山者同穴山之枝榦也據此則鳥鼠同穴自是二山明也孔安國曰鳥

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也此說
甚怪而本之
元之時已知此二名者當爲二山矣而疑
經之鳥鼠同穴蓋嘗聯文則又爲之說曰
鳥與鼠飛行而異處者其山爲鳥鼠及其
止而同處則其山爲同穴且曰鳥名鵌似
鷄而黃黑鼠同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
鼠内而鳥外此不惟謹並爾雅且亦兼存
鳥鼠同穴之文兩冒而俱而言之冀有一
而合也然其理有可疑者鳥鼠異類自不
應相牝牡設使有之二蟲者何知而能飛

行止宿異處同歸不踰其常邪況水經所
載二山之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言鳥
鼠飛游各爲一山而其所宿又自一山推
之於鵌尚或能之若鼠而絶水必待泳游
乃得越過其於同穴理不能常蓋專意附
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於杜彦遠
則以爲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養張宴以
爲不相牝牡最後杜寶大業雜記有曰大
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帝謂牛
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鵌其鼠曰鼷鼷當尾
短今長何邪洪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

付所司此說也杜寶以爲可以傳信故書
也然煬帝好奇尚諫宮禁之內高德儒且
指野鳥爲鸞令其蕩游無度荒遠守臣強
取鳥鼠配合古說以來媚悅固不足信而
又鼠尾長短已與古說不同益知詐罔也
李吉甫郡縣志曰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其
同穴鳥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黃其氣
辛辣人若馬中之輒病是說也使誠不妄
則隋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佞凡事
迎逢煬帝當其致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
紕語實其欺諂耶吉甫雖信傳聞而著之

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鯈色爲黃黑而今
以雀爲青雀則不獨隋世之鼠尾與古異
而唐傳之雀色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
信載考其說以爲山在縣西渭水所出二
源並下則正與地說所謂鳥鼠爲同穴山
之枝榦者合也然則鳥鼠山者其同穴之
別枝歟渭出其間凡二其源而下流乃始
參會此二源者又皆經禹疏導特鳥鼠一
山獨大故經之槩敘山川單言鳥鼠者再
蓋舉其大者言之也鳥鼠之山雖大而謂
之發源不止此一山於是敘渭所始兼

舉而並言之故曰鳥鼠同穴也參据前後
其爲兩山何疑而何用附會入之怪神也
且酈道元最爲尚怪在敘注諸水悉取小
說異教奇文幻記以爲實録而獨於此不
肯主信也於是前敘渭源則直引地記以
明同穴別是一山後於孔鄭杜張四說又
皆存之而不以爲是也夫平時尚怪者至
此尚疑其怪則眞誕矣臣之詳辨乎此者
正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鯈色黃黑至唐
爲雀而特變青則其誕又可以質而世獨
信之於以見古事之出於隱暗荒遠如

味地脉皆不應引之以紊古經也

東會于澧出京北縣東南

孔氏曰澧水自南而合

班氏曰酆水出扶風鄠縣今隸京兆東南北過上林苑在長安入渭

張氏揖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上林賦注

又東會于涇出今鎮戎开頭山

孔氏曰涇水自北而合

班氏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开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案通典曰漢涇陽縣故城在原州平涼縣

南又曰平高縣有笄頭山涇水所出九域志云至道元年以原州故平高縣地置鎮戎軍古迹有笄頭山一名雞頭一名崆峒涇原州有臨涇縣渭州有華亭縣北

又東過漆沮在今華陰縣北

當是今京兆涇陽之地

孔氏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班氏曰洛水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懷德在今

耀州富平縣界沮水出自後漢已廢今地當在慶寧諸

桑氏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

縣北東入于洛今耀州同官縣祋祤也在州東北五十里

鄭氏曰澤泉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

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爲漆水也東流逕懷

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以沮直絶

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

也其水又東北注于洛水洛水入渭在華

陰縣北

如鄭氏所說漆沮二水也既入于洛而

洛亦以漆沮名者豈以其混流之故而

稱號之通歟不然焉何爲其亂名實如

此也

唐孔氏曰地理志曰漆水出扶風漆縣今邠州新平地是也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

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入于河在華州華陰縣東北

班氏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通典云漢船司空故縣在華陰縣理東北五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孔氏曰會于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孔氏曰會於洛陽之南

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合於鞏之東鞏隸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

劉氏曰帝王世記云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在鞏縣東北三十里

九州攸同

孔氏曰所同事在下

唐孔氏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絶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

蘇氏曰書同文車同軌

葉氏曰九州雜土地以別之者始也一制度以同之者終也

呂氏曰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
攸字訓所言所同則是總目下文之事
也傳之說爲長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
唐孔氏曰室隅爲隩隩是内也遂以隩表宅
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張氏曰室隅爲隩謂其僻遠也言水患既除
四方之僻遠處亦各安其所居也
杜氏曰隩猶淇奧之奧隅　水患既平
四方之民居水之隈曰　得安其居也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孔氏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
州之川　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
已陂障無泛溢矣
唐孔氏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
者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
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
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爲九川
雷夏而下爲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
乎

山者川之所自出所由逕者也言九山於上而九川繫之則是九山者九川所出所逕之山也澤者川之所或至所或鍾者也言九川於上而九澤繫之則是九川所至所鍾之澤也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而導弱以下又正當其數則所謂九川滌源者非泛指亦明矣說者意禹爲總括之語而不知九川者百川之所會列九川而言則凡九州九川見其中矣記事之精簡宜無大此者而況禹之施功雖徧天下要自有足跡未嘗及者以非患之所在故也滌源而泛指豈百川皆乎九山自導岍而下九澤自雷夏而下皆是也凡其川流脉絡豬蓄匯溢皆與九川相爲表裏者也主之以九川而山之與澤皆亦名九以見山澤之非泛指而皆其附九川而名之者也詳經文之首末計治水之規摹固不容於泛論禹也學者試思之

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場而旅祭以告成功

九州惟梁雍書旅山而梁必書蔡蒙者
書之於所言山之末以示告成之義也
雍必書荆岐者書之於所言山之首又
以見禹迹所至無不祭也以二州互見
之文而上該他州之祀禮禹之書法大
抵簡嚴如此也然蔡蒙二山則近岷江
荆岐二山則近河渭禹顧不泛書他山
何也九山刊旅余益信其爲九川所繫
利害之山爲不誣也所謂滌源者治水
自下而上至其源亦滌之也弱黑之水
雖不極其源導之所自起亦源也

程氏曰河之爲患至能憂勞堯禹久之
則後世遭罹其患者亦何敢諱勞惜費臣
獨有怪者三代而後能變亂爲治使天地
萬物悉就條理者惟漢唐
本朝而河患特甚它代秦晉隋得國不久
固不暇遠略自餘三國五季以及南北不
能包擅河境設有策畫東不能指之於西
南不能以及其北其不相該應如此宜其
常決不救乃反廛廛有之此似天有定數
非人力得預臣嘗深謂難曉也久之熟思
漢人賈逡之論謂古隄閼故游波有所縱

盪漢隄狹故東迫而爲決溢乃慨然歎曰此天下至理也是河道平決之分也遜獨專以論隄而臣推以論世於是宿疑釋然河事可得而論矣遜之言曰齊與趙魏爲境齊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漢隄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夫以漢隄而較古隄其受不同如此而水比古不加少彼不決歸也且古人豈不知棄地可惜正爲有所棄乃能有所存不容曲計目前耳後經世生齒衆作業盛但見河埧有地而弃知古人有爲爲之也既已田之又從而治屋廬成聚落稍慮漂没則隄外起隄以自護壅它日復有田廬其外者益又添隄以賈遜所見齊趙魏以及黎陽（今隸衛州）内黄（今隸北京）白馬（今隸滑州）諸有隄處大隄之外小隄大抵數重以率言之凡邊河州縣近河添隄益多則容水益陋其理然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遥隄本意恣民堙障不立限禁苟無賈遜爲之發明則古制殆無傳矣利之所在惟人希土曠則河埧得以受水稍經生息則遥隄之外展轉添隄固其所也則

何怪乎漢唐以及我
宋平治久則河決益數也是故漢自高后
以前唐自肅代以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
耗乃與河之平決相應蓋有以矣惟
國朝建隆之初即決棣滑與它朝事勢不
類蓋周世宗父子於大河下方兼南北有
之民視瀕河爲内地故攘據其中者衆以
端拱
詔書驗之則可見矣

又

書敘榮播既豬而總之曰九澤既陂水經

河北有鯀隄李垂言大伾有禹隄則隄之
来古矣賈逯言隄防之設近自戰國者非
也且河自陝洛以上它水入之過此則它
水率多受河是冀兖豫之河皆行乎地上
也古而無隄三州無見土矣由是言之雖
禹亦必仗隄以爲水防則隄之利害可不
究窮乎河之源委以比四瀆最遠且長其
所容受乃不如江多郭璞謂踰河減江則
其狹可知夫其狹人力所不能廓獨其泓
岸有隄遠河一丈則水之容也益一丈增
一里則益一里姑以古隄存者言之對隄

皆空二十五里則是河道兩旁有五十里可受漫水縱有霖漲溢冒平地未必能越五十里而破隄以出此爲無拓河之勞而收拓河之利古人之智也漢明帝之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夫知左彊則固右以禦其暴姑可紓矣左右俱彊兩不能齧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以之巧力雖勝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歷世陿隄所以甚堅而無補於敗皆是故漢人欲訪禹迹穿地爲九以倣九河曰縱不能爲九但得四五宜有益又嘗議多穿渠分殺水怒本朝亦嘗屢開支河如金赤二股減水諸河是皆措置之也意度皆將求分水力而已然使水力當分縱於要處得百許支河道其減得幾孰與並河凡郡悉設遙隄使之方行無所束迫其爲容受何啻一支流之多哉況水閊則平平則隄易以立束而急之則湍怒以與隄鬬故甚堅亦敗此又利善之差殊者也

又

國朝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三嘗講求遙隄

獨興國詔書爲詳曰河防舊以遥隄寬其
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
則罹其患遂遣趙孚等條析隄内民籍稅
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隄利
聖意究知害源銳意復古千世一時也孚
輩智不及遠徙曰遥隄存者百不一二役
費甚大妄以他語塞
詔而止夫遥隄久廢驟復動亘十數郡費
誠大閣熟田不得耕徙見民不得居妨誠
多然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
猶歲歲有春料費常不下鉅萬萬苟決矣

不論何地何時悉雜役兵夫救塞勞費殆
無已時何嘗不費又時決溢所及不止並
河但在下流城郭屋室丁口生業漂溺掃
地比之徙民益業害又益大孚不長計而
曲以目前言之殊可惜也然而此一舉也
平世爲之實難漢田蚡奉邑在鄃（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利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於是軹
子之禍淮夷悉墊武帝欲加救塞蚡矯天
面謾不容帝之施力今遥隄所包豈止百
鄃占田其間豈盡是循理之士但有一蚡
何事不可藉口此篆殆不輕得行也或者

如高祖平秦光武中興承大亂餘烈土無
見民縱復廣爲之禁亦無妨奪於此時而
訪遥隄毀近障葺廢定令以漸爲之規模
一定息水怒於不爭縱初時勞費而逸寧
之效燕及無極其功殆可續禹不止一世
也臣故論而著之以竢方來
程氏之論河隄究極古今發明利害眞
有用之學也余愛之不忍弃編之於此
則夫學禹貢而但識山川之名者可以
愧矣

四海會同

孔氏曰　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

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
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
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
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内即是九州
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也

葉氏曰五服之内皆會同於京師以修其職
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
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

呂氏曰四海皆會同朝王

六府孔修

孔氏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理言政化和

唐孔氏曰六材之府甚修治矣

張氏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則五行皆得其性矣此物最大水得其性而天下用矣蓋水於天地間爲鯀湮洪水乃謂之汩陳其五行而九疇之次五行所以一曰水居其先者豈無謂乎

葉氏曰六府無廢財貢賦之法於是而立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除害

唐孔氏曰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

蘇氏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

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諸夏也

王氏曰庶土交正厎慎財賦言以衆土交相正制財賦之法致慎其事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言九州之田咸有則以成中邦賦法蓋上賦有及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

葉氏曰庶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咸則三壤以三壤定其制而爲之法也書以貢名而此獨言賦以所厎慎而養中國者在賦而貢其義也

呂氏曰庶土交正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厎慎二字見聖人當庶土交正之時欲制其賦先懷敬慎之心制其法歸於中以爲萬世之傳惟先有敬心則能則上中下三等之壤以成賦於中邦大抵序事序其事迹則多違其本心序其本心則多略其事迹今此四句載禹制賦之辭本末皆備厎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人

程氏曰禹之定賦也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子之敘書也曰任土作貢則九州之田宜皆與賦相當也今考之經其相當者亦

之一州耳荆之賦至高於田五等此其故何也孔安國曰人功有修有不修以理推求當必有之然無古事以爲之證也故曰賦者直記其米粟之出於田者耳賦之外有貢焉併貢而總之以爲賦入之數故高下相補除而田品賦等自應不齊也是說也臣求之經似亦有當矣蓋荆之賦最重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瑤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橘柚不勝其多也雍之賦最輕者也以其田賦之外貢者璆琳琅玕而已亦無包筐之類故總言之則輕也以其最

輕最重者質之經而此說近乎可信矣然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爲通耳今其說曰田品之下者其賦本輕惟其該貢筐數之則爲重是矣然考之於冀其賦惟總秸粟米此外絶無一貢用何物增計而使高於田四等也徐之賦下於田三等亦已輕矣然其貢爲夏翟桐罄珠魚元縞不爲不多矣於其中珠元縞三者皆非易得之貨而又未知其責貢幾何也然則胡爲而不得合并以就重賦之目歟以此推之知其不能遽通也

又

論古事者必得古制文徵當得古語既有古制以爲稽據又有古語從而發明之則古事之情見矣經之分州敘事也貢與賦對出禹於立制取民之初明著其意惟曰庶土交正底謹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但以此文求之則九州貢篚似不在數矣然其書專以貢名而又孔氏敘書亦止任土作貢則貢者又似專指貢篚而言也而臣有以折衷其歸者得之孟子也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禹貢之貢即孟子所謂五十而貢者蓋其一代賦名也夫其爲貢雖與助徹同爲十一而其制之所以取民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其所以爲什一也載考究之賦必待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究居東北最下河害特甚它州山川土田久矣其就藝又而究之升高避水者今而始得降丘宅土也自非寬爲之期使加功歲久則無所謂數歲中校可以起立貢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三載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謂校數歲以爲

常者經固言之矣況經之敘則壤成賦也其必待六府孔修之後則土未出穀庶土雖可交正禹猶未肯遽立賦則也然則賦則之本於歲校益又可證矣孔安國之以人功參田品者豈亦有見於此邪

又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百畝而八家別自各得百畝之入此其所以爲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單出公田設非稔歲亦不於公田之外多責一穗

此所以田之與賦常相什一而無時輕時重之異也夏后氏之制一夫授田五十畝若歲赤立則隨田所入以歸公上則與周制同矣而有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於田品之外參核歲事以爲品則也田品信有高下矣官又籍其歲入而參記之閱數歲之中而酌其中以定多寡此其意以爲加詳而不知適以致弊也歲校已定多寡莫爲異時歲事不必常如參定之初於是所輸始見其偏矣當樂歲而粒米狼戾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寡及夫凶

平糞其田而不足而必取盈焉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多故龍子得以議之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此其田與賦所以有時而不相應也雖然聖人立法猶有可議者歟善乎黃門蘇氏之言曰貢之不若助也徂豆之不若盤盂也肉刑之不若徒流笞杖也古之人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地者得糞秸而安矣自糞秸而後有菅簟也自菅簟而後有溫麗也此貢助徹均爲什一而所以什一者不同蓋見弊而後知所以救也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者蓋參正庶土高下有無而必致其謹也謂之財賦者賦之出于土者不一故以財言之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必以中邦言者蓋表其爲什一之正行之中國謂之堯舜之道而非桀貊之道也田賦如此土賦從可知矣荊公謂土賦有及於四夷非也四夷皆以貢言不當以賦言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

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

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

我行者

唐孔氏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

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

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

爲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

敬我德惟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

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敎而美之

蘇氏曰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王氏曰錫土姓者言建諸侯賜之土以立

賜之姓以立

林氏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封諸

侯而成五服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如契

錫土是也命之氏蓋胙之土即所謂

封於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邰錫姓姬氏必

在於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

也施博士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何預於

治水之事而於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

時四方諸侯其於會同之禮有廢而不講

者則其於祗上之德亦闕如也然則德雖

出於上之所爲而能使之祗台不距者禹預有功焉故舜稱之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其意亦合於此善哉此說

張氏曰向也洪水滔天九土莫辨雖有德之人當賜姓氏者上亦無所施設矣禹既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其當賜姓氏者多矣今以功來上可以施行也錫土者命之氏而遠及支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傳其正適焉若舜賜姓曰嬀而命其氏曰陳者是也嬀以傳其適不容有兩人氏以

庶則是凡曰陳者皆其支庶也此又土姓之別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者此則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迪有功之意也夫禹懲創丹朱以傲而殄厥世故過門而不入啓呱呱而弗子祗勤我德以先之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矣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非求之他也祗我勤德以先之而已

呂氏曰古者無常姓必有功德然後賜之禹命之氏禹之治水如此廣博其所勞役天

下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者
蓋禹有德以先之故也使禹無德以先天
下天下豈肯從今看禹貢皆是禹之力然
禹豈外是以求德自衆人爲此則是力自
禹爲此則是德何則禹之所爲此其心何
如也史官恐後世見禹之胼胝遂以爲禹
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

害去而利興法善而政行九州所同也
此其功雖在禹而贊佐與有力焉故錫
土姓及於益稷之儔而禹於此著之曰
享所賜者以彼等能敬從吾之表倡也

自常情觀之禹之言近於矜而禹非矜
也紀實事以襄同列而敷奏於吾君之
前正所以爲不欺學者毋以常情議禹
可也

五百里甸服

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内謂之甸服爲天子服
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

唐孔氏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
之内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
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
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常職掌分定

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
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
内各爲一節甸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
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内三百
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
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發首言賦稅也
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内每皆言納四
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
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
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
里内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

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
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顔氏曰甸之爲言田也

王氏曰五百里甸服者畿内也甸者井牧其
地之謂王所自治也

吕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之
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

百里賦納總

孔氏曰甸服内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曰總

入之供飼國馬

唐孔氏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

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總者
總下銍秸禾穗與藁總皆送之周禮掌客
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蘇氏曰總藁穟并地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銍
孔氏曰銍刈謂禾穗
唐孔氏曰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
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
故以銍表禾穗
三百里納秸服
孔氏曰秸藁也服

唐孔氏曰去穗送藁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
也然計什一而得藁粟皆送則秸服重於
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
酌納藁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藁粟別納
非是徒納藁也
顏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
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
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使納秸服也
林氏曰納秸雖優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
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
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

蘇氏曰以槀爲藉席之類可服用者
秸之爲用多矣故百里既併穗納之三
百里又純輸此賦也納秸之下加一服
字以見輸將之勞可與不納粟相補除
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王氏曰四百里粟者以遠故也五百里米者
以其尤遠故也
東萊先生曰穀有殼曰粟無殼曰米
張氏曰槀秸雖輕而舟車負載不若粟米

數少也
林氏曰蔀氏云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
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
備言於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
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於納總之上特加
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
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
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
者自以意曉此又述作之體也
田賦有兵車牛馬之屬而不言者蓋舉
食而言則兵不言可知矣

五百里侯服

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候而服事

唐孔氏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撿行也斥候謂撿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爲天子之蕃衛也

張氏曰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止曰侯服何也蓋三恪之後方稱上公謂前代異姓之後使得守前代禮樂制度以存其宗祀故稱爲公以尊其祖也若當代之封則皆爲諸侯耳周制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此蓋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陜以治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

百里采

孔氏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唐孔氏曰采訓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

於一故但言采
王氏曰於此有采地也
蘇氏曰鄉大夫之采地
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
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鄉之采地大
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
五百里之外始有采服同意
周制采地在畿内此在畿外何也唐虞
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
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畫詳矣
采地不得不移之内也雖然周之采地

稍縣都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
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甸三百里
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
耳是故讀禹貢而參以周官則庶乎王
制之沿革可知矣

二百里男邦

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
唐孔氏曰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蘇氏曰與百里采通爲二百里也男邦小國
也
王氏曰於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爲大國

所逼而小邦易獲京師之助也

三百里諸侯

孔氏曰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

蘇氏曰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東萊先生曰男采在內既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強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也

張氏曰其建置如此豈有如李唐頡利引兵直至渭水如石晉即律引兵直至大梁之患乎

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

五百里綏服

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也

唐孔氏曰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

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

張氏曰綏之爲言安也謂以安王室爲職也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故變名爲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爲安王室也

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於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於此則設爲綏服以爲內外之辨此服之內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

東萊先生曰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又須見聖人非私於彼加意於遠筭計見效與近者均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氏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張氏曰三百里之內雖去侯服未遠然已有夷蠻之風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於綏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教之

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

東萊先生曰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其鄉邑則人必自盡二百里足矣

薛氏曰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略文教與此同意

五百里要服

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蘇氏曰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東萊先生曰要服只是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為要約而已不一一治之也

張氏曰蠻夷之性近於禽獸不可盡責以人道曰何休曰王者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斯言其有味矣

三百里夷

孔氏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蘇氏曰雜夷俗也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

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亦要束之說也

二百里蔡

孔氏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王氏曰蔡放也放罪人於此

蘇氏曰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蔡素達反）

五百里荒服

孔氏曰要服之外五百里言荒又簡略

王氏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

林氏曰漢班超爲西域都尉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

三百里蠻

孔氏曰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唐孔氏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縵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

林氏曰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此乃徼外蠻夷之地也

二百里流

孔氏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呂氏曰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是夷狄本名皆不必求其義如唐之突厥漢之冒頓此豈有義可求

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故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者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於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孔氏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唐孔氏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于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王氏曰言訖于四海則朔南亦皆訖于海
東萊先生曰漸被暨亦不須於一字上爲之輕
重但水患治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
林氏曰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
之所暨也考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
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
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于流沙揚州
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于南海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

之右則冀州之界抵于北海故曰朔南暨
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
文而見之也聲教者言文德之所及也然
下文既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于海
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
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爲海
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
惟以東海對流沙也

張氏曰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
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今此聲教東言海
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於

恒山衡山而已也蓋四海之内南北長東
西短故東西皆可言其所止而南北其際
未易窮也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
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
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其此之謂歟
東海流沙衡山恒山九州疆界之所至
也是謂四海之内要荒二服則爲四海
矣朝南不言所至舉東西以見朝南也
若夫聲教之所及則不限以疆界之所
至言東漸于海則海以東漸之矣言西

被于流沙則流沙以西被之矣言朝南
暨聲教而繼以訖于四海則朝南所暨
又不止於恒衡二山明矣張氏引中庸
爲說甚當言南北亦是而以東西爲止
於東海流沙則又與中庸未合聖人之
政令雖自有分限而聲猷之所聲動光
華之所覆被蓋與天地之高明溥博一
也無垢之說余請本之以明其所未盡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吾徒以爲如何
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
孔氏曰玄天色禹

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玄天道也歸功於堯故錫玄圭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龜同義

蘇氏曰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而尚赤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也

張氏曰考工記云天謂之玄禹之治水一順天理以成功故堯錫以玄圭志其功也

林氏曰古者交於神明必用圭璧此是洪水既平禹以玄圭告成功於天耳必用玄圭者蓋天色玄因天事天猶蒼璧然也其曰錫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之也

東萊先生曰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贊見於舜以告成功古者卿大夫以至于士相見皆有所贄以通情蓋鴈幣帛雉之類是也

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

四海而錫玄圭臣之歸美以報上也然歸美必以玄圭者玄天色也圭粹玉也言吾君之德與天爲一而寓誠於圭以表見之也君無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可乎此禹告成功之深意而言之於奏之末者亦禹之自言也或者以爲辭誤矣

五服辨

唐孔氏曰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　里至